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二十五回 雪沉冤賢侯明察 闖公堂潑婦咆哮

且說陸鍾氏聽李公問他丈夫人殮時的光景，他便說道：「入殮的時候，大榮確沒在旁，不敢妄說。」李公道：「是誰裝裹的？」鍾氏道：「是王天喜、李瞎子同李二這幾個人。」李公聽說，心中明白，便說道：「先提李瞎子來問。」該班頭便掩了鼻子，將李瞎子押到案前跪下。李公便覺一陣臭味，看他渾身上下，只有一個半眼珠是乾淨的，便拍案大喝道：「本縣早知你不是個東西，原來你比那死人還臭。你快從實供來，到底陸進財耳內鐵釘是哪裡來的？你自認姦夫，到底這姦是幾時通的？這罪名全在你一人身上，快快從實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瞎子道：「罪在小的一人，難道陸大榮倒沒有事嗎？」李公道：「胡說！不實供，快打。」瞎子喊道：「莫打、莫打，我實供罷。其實與我是不相干的，陸進財死的那一天，大榮找我幫忙，叫我拿這釘子背著人插在死人耳朵裡。我怕鬼不答應，他說人死了，是不知道的。我說：『既不知道，你又拿釘子釘他做嗎？』他說他有他的用向，我也不知他嗎用向，就依他辦了。後來，他告狀又找我做姦夫。我想，做姦夫是個便宜事兒，不想沒得便宜，倒是我一個人受罪。這都是實話。」

李公聽罷，便把驚堂一拍，哪知道陸大榮跪在一旁，聽了瞎子這一套口供，彷彿是一桶冷水打頭頂心澆下，明知三曹對案，奸計敗露，又不敢插嘴爭辯，只急得個面紅頸赤，嚇得個目瞪口呆，三魂六魄直丟去了一半。李瞎子後半截的口供，他也是聽而不聞的了。直等李公把驚堂木這一拍，才把個陸大榮拍醒。心裡還是勃勃的亂跳。只聽得李公大聲喝道：「陸大榮，你聽明白了麼？這都是你幹的好事！」陸大榮明知理屈，卻還要勉強抵賴，說道：「老父台不要聽他瞎話。職員不敢做這傷天害理的事。」李公冷笑道：「哈哈，你也懂得傷天害理？我且問你，你既確知進財是被害死的，怎麼臨死的時候不告官相驗，直等到成殮以後方才呈控？且必要開棺相驗？這不明明是你的安排。」說到這裡，又把驚堂一拍，喝聲：「來！」兩旁衙役齊聲吆喝。李公指大榮道：「與我拉下去，先重責四□戒尺。」大榮連連磕頭哀告。左右哪容分說，一邊一個，將他拉下摘去帽子，拿一木凳子放在旁邊，將他左手放在凳上，用繩子扣住了五個指頭，一人在後把住他肩膀，一人屈膝跪在左邊，舉起戒尺，從高落下，這叫做三面發燒。才只一下，陸大榮已覺疼得個□指連心。接連二三四五，眼見掌心的皮膚由白變紅，由紅變紫，由紫又發青，由青又帶黑，打得個五色齊備。到得第六下以後，掌心便漸漸腫起。到得二□下，已是皮破肉綻。

陸大榮起初還竭力叫喊，疼得難受，後來倒不覺得疼了。二□下打完，把扣繩鬆開，將手放下，移至右邊，把這右手也照樣的打了二□。放了手，仍舊給他戴上帽子，復到公案前跪下。

李公命傳鍾氏及鄰右干證人等，上來一齊跪下。李公說道：「這事已經本縣問明，全是陸大榮設計謀產，傾陷善良，污蔑名節，與大眾毫不相干。陸鍾氏釋放回家，好好的將屍身重行殮安葬。待分娩後，是男是女，再由族長稟明本縣定奪。陸大榮罪大惡極，應由本縣帶回，詳革削職，歸案嚴辦。李瞎子貪利忘義，罪有應得，暫行監禁，待案結髮落。其餘鄰證既無干係，各自回家，安分度日。」吩咐已畢，眾人一齊叩謝，歡聲如雷，陸續退下。就剩李瞎子、陸大榮還直挺挺的跪著。

李公正要發落，忽然看見一個中年婦人，披頭散髮，連哭帶喊，從席棚外直滾進來。差役連忙攔擋，哪裡攔擋得住？一逕到公案前，尚是發潑。李公倒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你這婦人，有什麼冤枉？為何如此情景？那婦人跪倒道：「我的大老爺呀。我的丈夫是個好人，都是叫陸大榮坑死了。求大老爺開恩，放他回家，我一輩子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處。」李公道：「你丈夫姓甚名誰？為什麼被陸大榮坑了？細細講來，待本縣與你作主。」那婦人指著李瞎子道：「我丈夫就是他。」那李瞎子被他這一指，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連忙把頭低下，彷彿是害臊的光景。

那婦人見他低頭不語，便近前一步，揜衣露袖，指定瞎子，咬著牙發狠地罵道：「你這沒用的王八羔子，你怎麼不言語？你倒安心去坐牢監，叫你老娘喝西北風麼？」李公這才知道是李瞎子的老婆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將驚堂連拍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婦人好不知廉恥！這法堂重地，也是你兩口兒吵鬧的嗎？你丈夫不知自愛，貪利忘義，你為妻的應該規勸於他。直至犯罪到案，又來攪擾公堂，膽敢在本縣眼前胡言亂語，這平日的行為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李瞎子平日縱容，絕無家范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今日本縣且與你整理一番。」喝聲：「來！」

左右吆喝了一陣，跑上兩個皂役。李公命將李瞎子夫婦各打嘴五□。瞎子連忙叩頭求饒，那潑婦尚岸然不懼。左右不容分說，將夫妻兩個拉在兩邊跪下，左右開弓，一五一□的打完了。兩個人四個臉都打得個五彩鮮明，彷彿熟透的桃子一般。李公命將李瞎子帶上刑具，同陸大榮一起帶回。把這潑婦逐出。

哪知這潑婦受了這頓打，越發潑了。他也不跪，就坐在地下，把頭髮散開披一身，兩隻鞋褪下了一隻，弄得纏腳布散了一地，口中連哭帶訴的胡鬧。衙役攆他，他只不理。李公見攆他不動，便叫將瞎子帶過，說道：「你縱容你妻子在家潑悍，已是不該。況又咆哮公堂，你還不過問。我且辦你個治家不嚴。」

喝聲：「來！快與我拉出去打！」瞎子叩頭道：「求大老爺息怒，容小的令他回去。」說罷爬起來，轉過身，彎著腰，輕輕地向他女人說道：「大奶奶，你快回去吧。你不要再給我鬧累兒了，我可受不了。」那女人不等他說完，使勁地啐了他一口，唾了他一臉的唾沫，說道：「誰像你這沒出息的。」瞎子見他這般，急得要死，又不好意思公然跪下求他，弄得兩巴掌的血痕裡都冒出汗珠來，這正是：

後面有狼前面虎，官威正亟闖威隨。

要知這潑婦到底怎樣回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